

歲月無情地過了下去。圭壁每到天上聖母的祭典的季節，就會想起那結
著青的蝴蝶結的流海，在作夢似的畫著半弧的長長地眼眉，擁抱了的時候的
那個溫暖地胸部的起伏，使得他強烈地感到現在的生活是多麼乾燥無味而灰
色。他假想到有一天會在天上聖母的祭典的人群中不意碰到春姬的時候，青
春的熱與血就會在他胸膛裡躍動著。過了十五年後的春姬也許還是一個頑固
地獨身主義者，但圭壁想為了娶她做妻子，如果她不同意甚至不妨以毆打來
迫她同意，爲了他還未娶妻……。

（林曙光譯）
原刊載於《新生報》的「橋」副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莫里斯貝尼奧斯基的遭遇

「Senor……買馬不？病弱的母馬！」

貝尼奧斯基剛走到反映著白晝的強烈的陽光的外國茶館前，突然被這樣
的聲音喚住，他即忙把他那鬍鬚猙獰的臉轉過去。喊他的是高大得出奇的漢
子，他有似乎混有猶太血統的勾鼻，凹陷了的深藍色的眼睛發出銳利的光。
貝尼奧斯基因喝米酒而眩暈的頭往後一搖，向那漢子瞥了一眼茶館林立的六
館街因爲牛車不斷帶來花茶，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芬芳氣。這花是用來薰茶葉
的，是遠從新行運來的。茉莉和黃蘗花的香氣漫散街上。街上有許多還流著
黃液的橡果皮，貪婪的金蠅在上面嗡嗡地喧鬧著。時而有矮個子的纏足女
人，閃著插滿小白花的黑髮，用著雛鷓般的地腳步，蹣跚地走過兩個外國人
的旁邊。

「是叫我嗎？叫我買馬嗎？你……」
貝尼奧斯基歪著紅撲撲的臉，驚異地問。
「看來你像是西班牙人，但你的頭髮倒是很美麗。」
「Sabor……」勾鼻子的西班牙人發出令人哀楚的聲音，像要洩漏秘密似地湊近了貝尼奧斯基。醉意已甦醒的他，現在為好奇心所驅使，再一次地端詳這位貧窮的頹廢得不像樣的西班牙人。雖然他自己的打扮也夠難看的，穿著的從堪察加的牢獄逃出時所搶奪的俄羅斯海軍士官服，早已磨破了縫線。但較之眼前的這位漢子，也還強幾倍了。雖然他早聽說說西班牙人的骯髒，但絕想不到這位高漢子的骯髒出奇服裝。他穿著身陸軍士官的制服，外邊套著件土人的藍色的污穢的上衣，他的樣子，的確奇怪。高大的西班牙人的身軀縮在衣服裡，只有細頸頸好像長頸鹿般突出來。
「特意看上了你，不，因為你的臉很像……」
「什麼？像什麼？」貝尼奧斯基反問。
「反正我是看上你，要賴住你啦。你也想著是宿命的因緣就好了不是？」

西班牙人用那女人腔的細聲顫動地拍著馬屁，而極力地要使貝尼奧斯基感到事件的重大性和神秘性。但是西班牙人的聲調裡仍舊充滿哀愁和絕望。不！一種被神遺棄了的哀傷的聲調。與其說貝尼奧斯基是生活在夢境的男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被一種不可思議的情熱而鼓舞他漫無目的到處流浪的男人。對於生活絕望了的他，要飛躍出世界的邊緣似地漂流到臺灣。但他不會滿足他的好奇心；故鄉波蘭的春光，被囚在堪察加的冰雪裡，那悠長而恐怖冬天的冬天，冒險越獄，奪搶俄羅斯軍艦，任太平洋的怒濤玩弄的歲月，這些遭遇在他這樣一個對人生厭倦的他，僅是一種無味的灰色的時間而已。但他仍然像被人追蹤似地，盲目地，漂到這個華麗島來。自然，這個島也未能滿足他，他只是跟隨著既不滿失望，而又永遠不能滿足的情熱來了。對於他，任何的社會制度都是奇妙的。尤其看到那些在歐洲舊道德和宗教傳統下，不能絲毫幫助的人們，他就會發生一種輕蔑的念頭。但如果這跪在聖母瑪利亞前的人的祈禱是不能滿足幻夢的表現，那麼，貝尼奧斯基的漫長的漂泊也不過是一種不能價值的願望吧了。祇是對方是靜的，而他卻是動的而已。
「橫豎跟我來吧，啊！出色的母馬呀，黑的眼發著情熱的光，身體輕

盈。「西班牙人貪色地笑了一下。他那與剛才悲楚的完全不同的聲調使貝尼奧斯基驚奇。

「哼！你所謂馬就是女人呀！不！我不買女人，我也沒錢！」說著，不理睬地走開。「賣春婦只給我麻煩，我不想從這種可憐的女人身上得到快樂。」他說著。

「錢？不要，那玩意兒只是爲了友情而給你辦一個女人。」

「友情？我不記得和你有什麼交情」貝尼奧斯基打斷了西班牙人的話。

「不懂事的人啊」。西班牙人也大聲的尖叫起來。兩個衣服破爛的外國人的喧嘩的情景確是夠好看的。垂著辮髮的男人，或留著長指甲的而嘲著長竹管煙袋的老人們圍攏上來。「嘿！」西班牙人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沒什麼可看的，躲開吧！躲開吧！」說完了，就追趕起貝尼奧斯基。「你這狗蛋一樣的人性，怎麼吸住我？我明天就要離開臺灣到印度的果耶去，因爲東印度公司已經雇我作書記，我必須馬上回去準備一切，好了，放開我吧，要買你的馬的人可還多著哪，沒什麼要纏住我這貧窮的，污髒漢子的必要吧。」貝尼奧斯基真正怒惱地瞪著西班牙人。

「誰說是那樣，可是你很像呀。」西班牙人仍哀楚吞吐說，但他不再會意地迅速躲開。不知不覺天已黑下來，到了關城的時刻了。涼澈的有濕氣的風吹襲上來，使人感到亞熱帶所特有的黃昏的雨就要襲來。蓮霧樹和龍眼樹已預感到風雨的來臨。正在搖著枝梢。天空陰沉下來，整條街道趨向晦暗。有時候雲塊飛快地掠過天空，涼風撫摩著兩人的面頰。

「要下雨了，」貝尼奧斯基無意地說出。他很熟悉台灣的夏天，每天到了黃昏的時候，白晝的殘酷的灼熱完全逝去變成涼爽，驟然間風的逞威，叩瓦打樹地奏著不協的交響樂，而一剎間這風雨過去，立刻顯出閃爍的夜星。在風雨侵襲前的黃昏是美麗的。他們在停腳避雨的時候，西班牙人百感交集地說。

「知道西班牙的夜晚嗎？打著指環，翻弄著裙子的女人……在那白腕上落著一片花瓣，也很夠讓人想他是美人了。」

「以前你在那兒？」貝尼奧斯基一板正經地問。

「在菲律賓當名小排長，有一天爲了女人，打了我的長官，不得已而來到了臺灣。後來……啊！後事不談吧，舊事重提，我心內的老傷口要疼

的。」

「那麼你現在做什麼，不會是叫化子吧。」西班牙人大聲起來，打了一下貝尼奧斯基的肩膀。「提起叫化子，我倒比我更像呀：：：：：，雨住了。」

這樣自言自語著。大雨停止了。檳榔樹上不知名的鳥在叫著。夜已降下青色
的簾幕。只有在白壁上的開著花的夾竹桃的花還可以在黑暗中辨別出來，就
連它也漸漸走向青灰色終於隱沒在黑暗中。星開始出現。街市彷彿著溜進夜
幕裡，是華燈初上時。兩人前面的窗戶閃出一束輝光起來，露出一個少女
的面影。「走吧！」西班牙人推下他的肩，彷彿貝尼奧斯基業已先許了似
地。「到那兒？」他問。「當然是叫一些什麼白蘭地，再吃晚飯。」西班牙
人這樣說。立刻一陣飢餓迫使貝尼奧斯基不得不跟著他躡躑前行了。酒館裡
醉了的留辮髮的男子縱情地笑著，向正拉著胡琴的女人調情。在桌下啃剩骨
頭的狗也歪著頭看這剛進來的兩個高漢。一個矮肥的男子伸著脖子用女子般
的細聲唱著戲。西班牙人一面吃著豬肝，一面大口喝著米酒。

貝尼奧斯基望著映在畫著彩龍的杯子裡的自己的面龐，而憶起波蘭的雜
樹林裡的春天；冒著蒸氣的泥土，樹林裡紫色的葵花在風裡搖盪，遙遠的教

堂裡晨鐘的聲音。貝尼奧斯基漸漸地醉了，他漸漸地回想兒時與故鄉，逝去
的時間乾砂般地從手指縫隙裡漏出去。西班牙人哼著什麼西班牙的快速的小
曲，常常以狡猾的眼光偷看貝尼奧斯基。

「看見砍頭的嗎？我也是到臺灣才看見，輪起老大的青龍刀，刀是那樣的
閃著光，好利的刀呀！我也拿過，可是不能輕而易舉地輪起它。」

貝尼奧斯基祇在昏迷的意識底層「嗯呢」地答應著，但全不懂他在說些
什麼。西班牙人也滔滔不絕地解釋著：「那一定是用刀的重量打折罪人的頸
骨的，決不是砍的。但也還能把肉像割西瓜一樣，高高地噴出血來。人頭吊
在樹枝上，風一吹，就這樣飄搖：：：：：一來、一去：：：：：地。」

西班牙人發怒了，因為貝尼奧斯基連哼一聲都不。
「你不信嗎？你是個多疑的人，瑪利亞做證，我用這對眼看過的。」說
著有力地推幌他底肩。貝尼奧斯基微微地睜開眼，規則地點了一下頭給他
看。

「真的，我絕不說謊，要證據嗎？你聽聽我在台灣是作什麼的。」說著
呷了一口酒，壓低了聲音，把嘴湊近貝尼奧斯基的耳旁。

「真話，我的確是個聰明男子，你猜我到了台灣，先作什麼？我花了全部財產買了一個女人。在台灣無論什麼樣的良家婦女都不能違抗家命，並且她們的父母也是除了金錢以外，甚麼都一無興趣，別相信她們是有靈魂的，你，我，都有靈魂。」他捶了一下胸脯。「奇怪了，人們都沒有靈魂，如果祇是老人沒有靈魂，執著於金錢，在歐洲也常有，但這裡的連年青女人也爲了金錢，什麼都作得出。這種的道德，是爲錢賣掉靈魂或肉體才是無上的幸福和體面……哈哈，多麼奇妙的道德呀！於是我就以全部財產買了一位十八歲的女郎，豐滿的胸，窈窕的腰，再加上可以放於掌心的小腳，常裝作著羞澀姿容。」

「當然無論在那兒，賣笑婦是商品，土耳其，歐洲全都一樣。」
貝尼奧斯基反駁。

「你那樣想嗎？可是我說的不是賣笑婦，是清清白白的良家女。不信吧，你真是多疑的男子，因爲你不知道台灣的風俗，這樣賣了女兒去作養女，到了年紀接客賺錢是公認的最有利的買賣！」
從酒罈裡提酒來的夥計討厭地望着他們倆，酒客大半年煩都已走散，只

剩下一個中的女人寂寞地敲著月琴，而酩酊大醉的禿頭的中年男人大聲地喊著不知是什麼的一段戲。西班牙人誠心誠意地要使貝尼奧斯基相信他底話。
「起初，我和這女子生活得很快樂……我竟忘了時光流逝，也恍恍惚惚在忘了西班牙。後來錢沒有了。米缸裡守宮作起窩來。我不得不找條活路了。你猜我怎麼了？」西班牙人說到這裡，嘶啞的低泣終於成爲大哭。
「我決定讓我那唯一的財產！女人，去作生意了。女子氣得哭鬧，摔瓶摔碗，到後來還是接客了。因爲狂亂的結果，連心都裂紋了變成沒有感情，可以說是死了。不，是我的錯，就是這樣那樣的，終於我也服從這種社會制度下的生活了。況且除了這條路以外，我真找不到辦法……所以我現在，這裡痛得要爆裂，一定是所謂良心的苛責。」

西班牙人和剛才一樣捶著自己的胸，搔著火紅的頭髮。

「那女人得了重病，正走向死……」他大聲叫喚出來，身軀伏在桌上，大聲哭，嚷，呼喚瑪利亞的名或責罵自己。

「還不信嗎？……好！到我那女人那兒去，從前臉上豔麗的像油脂般的光。雖然現在萎黃得像黃瓜，可是端正的面容上還殘留著一絲美麗的匏

影」。

西班牙人搖幌著站起來，拉住貝尼奧斯基搖著，出去。「喂！喂！還沒給錢哪！」酒店的主人著手追出來。「錢！記上帳，討厭鬼，快走吧。」西班牙人揚起他的腳，身體反到向後仰去。貝尼奧斯基從口袋裡掏出了銀塊，拋在地上，主人蹲下去狗似地揀著。「你們除了錢以外沒有一樣放在眼裡」。西班牙人揚著他那突出來的屁股。兩個醉漢顛顛幌幌著走在狹窄的小路上。目光正穿著樹葉的孔隙投射到寂靜的地上，聲音悲哀的胡琴聲，一陣陣抽泣似地送到兩人的耳中，使他們同時感受到異鄉異客的孤獨。離家越近，西班牙的面龐也越憂鬱，步伐也漸漸沉滯。

「不，我不忍回去。看見她的臉，就好像錐子在刺著心一樣疼痛，疼痛，唉！我並沒作下什麼壞事呀！喂，不，我還是作下壞事了。我撕碎了一個女人的靈魂和肉體。」

西班牙人用充滿苦痛的聲音說完，就站住了。「我兩三天都沒回家，因為碰到她的眼光，我就發抖……那女人用哀懇地，信任的眼睛凝望我，遇到那種凝望，我就像立刻要化為石像，心就痛楚難受。是的，我不能回去

……。「西班牙人哀哀地哭起了。「你一個人去安慰她吧。」

「甚麼？你的女人我去安慰？……算了，我自己還少個安慰的人哪，我的心也一樣的痛苦，而且我一點點不認識你的女人……」貝尼奧斯基說。「不，她是做生意。那個男人去都是一樣，當然她已經變成不認為奇怪了。都是我的罪過。」他仍然哀哀地哭，踉蹌地回頭走去。月光包裹起他的身體，把巨大的影子拋在花崗石的道上。

「喂喂，怎麼呢？沒地方住」。貝尼奧斯基酒醒了。站著，大聲地呼喊，但西班牙人早就拐過了街口了。

貝尼奧斯基無可奈何地，顛幌著向他指定的矮房門口走去。他敲門，等待著有人出來。除了鳥兒被驚起外，沒有人聲。「有人嗎？」貝尼奧斯基大膽地喊出聲。不是沒有答應的聲音，「讓勾鼻子騙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大約等了半點鐘，貝尼奧斯基已失去再去尋覓宿所的氣力，軟弱似地坐下來。石階上的石塊有些涼。年青時，他曾狂吻過他愛戀的女孩家的石階，嘴吻感受著冰冷的石頭，竊聽屋內的女孩子與母親的談話。「唉！只有我一個人被全世界遺棄了。」他誇張地說，含了滿眶的眼淚，這是青春的追憶，但

想不到在遙遠的台灣，再會重溫這個印象，夠了，貝尼奧斯基想，回到城內去吧，最後一次他用力試推了一下門扉，門發出了陰沉的裡滯了的聲音，開啓了。原來這門本來就沒有門著。只有一間房間，而且是黝黑的，只有懸掛在房屋一隅的白蚊帳內出微弱的光……忽然從臥床裡傳出柔軟的衣褶的碰摩聲。

「誰？菲爾蘭？這幾天上那兒去啦。」是柔弱的女人聲音。

「不！我不是菲爾蘭，是他底朋友。」

貝尼奧斯基想菲爾蘭或許是那西班牙人的名字，所以這樣回答。

「噢！」是驚慌了吧，女人似乎站起來，苦痛地喘息。

「呵！難過嗎？別起來呀，要作什麼嗎？我來幫妳吧。」

「是嗎，對不起，那麼請替我點上桌上的洋燈吧。」

貝尼奧斯基摸索著，用洋火點上了桌上的燈。

室內明亮起來，室內擺著台灣式的嵌石的椅子。在桌上花瓶裡插有黃鹹花，已枯黃了。

「噢，您也是西班牙人？」女人發覺到貝尼奧斯基的高大的身軀。

「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國人。」他苦笑，走近洋燈，坐在臥床前。「噢！您是？我在哪兒看見過您。」女人凝視住他。「什麼？我決不會跟妳見過面的。」女人病在枕上，手垂在被上，病後的臉上發著蒼白色。

「請把洋燈向裡上照一會兒……」女人興奮地請求。貝尼奧斯基雖然感

覺詫異，但也舉起了燈。就在這時，貝尼奧斯基和女人都幾乎是同口發出

「啊！」的驚歎。掛在裡上的是普通的西班牙舊教會的石版繪。但那有小

鳥停在手腕，羔羊圍纏著的聖者。那副臉連貝尼奧斯基也會驚異地感到有些

像自己。黑眼睛浮現出哀憫的光，柔和的嘴唇和斑黑鬍鬚的肖像，無一不是

和他完全一樣的。這深愛自然的聖者，無疑的是，「聖法朗士」，通常叫做

「愛斯基的法朗士」。

「我沒有所謂幸福的日子，菲爾蘭從我父親那裡把我買過來的時候我才十八歲。現在我雖然被迫在這個生意，但這畫裡的聖者還在看護著我，使我想到他會原諒我的一切。我對於這污穢的身體，已無可留戀，願我病勢日重，早一些到那另一個世界，這是我唯一的欣慰。在這無味的艱苦的歲月裡，不管我是哭還是笑，你瞧，聖者老是用這種慈愛的眼神從裡上看護著。

就是男客擁抱著的時候，聖者也還是一——好的，好的，你的罪過被洗清了，不幸的孩子——安慰我。」

女人沉在幻想裡已把聖者和貝尼奧斯基混為一個人了。

「妳不會有罪吧！這恐怕是社會的罪過，妳底苦惱足以抵償污穢……」

貝尼奧斯基握了女人的手。

「不成，不要碰觸我這污穢的手，也許你就是那聖者吧，要不怎麼會這

樣像……」

「不，決不是……我不是什麼聖者。」

貝尼奧斯基慌張地回答，他感到女人的心是潔美的。他的心現在是沉重的。

……：「我的家，本來是台灣著名的貿易商，但不幸因為私運鴉片，船隻

被政府沒收了。鴉片說是燒毀了。我想恐怕是賣地賣掉了。」

「他們像豬一樣的骯髒。家境沒了後，父親爲了兒子的將來，焦慮得日

夜不安」。

這女人的一生酷似世界任何女人的一生，同樣的不幸，且抱著同樣容易

受傷痕的一顆脆弱的靈魂，她們有一個純潔的靈魂。貝尼奧斯基有一個憐憫

與崇敬的眼睛望著她，自己身受良心責備。

「請別用那種眼睛看我……我是命在旦夕的賣春婦。」

女人痛楚地喘息著，眼眶周圍閃著一圈紫黑的大圈子反映著洋燈的光，

鮮明得像塗上了口紅，那是悲哀的象徵，還是過去不幸歲月的刻痕？

「不管你怎麼說，你一定是那聖者，不然怎麼會這樣像，也許你是特意爲

了我的臨終而來的聖者」。

「不！我是不折不扣的流浪放者，那是愛希斯基的法朗西，是早就已經殉

教了的聖者。」貝尼奧斯基詳細地向她說。

「無論如何請你聽我的請求吧！我是不會活到天明的人，我以爲是臨死

也沒有一人在身旁，獨自寂寞地逝去……」

「妳會好的。」貝尼奧斯基答著，但看守這唇色漸褪的女人，胸中感到

沉重。現在這女人和自己好像成了兄妹似地感覺到一種親密的戀慕。

「爸爸連最喜好的鴉片也戒了，每天呆坐在庭院裡，衝著沒有煙的煙袋

……不知想些什麼……我看見他那白絲般的頭髮，心就疼，爸爸漸漸地明瞭

現在還可以換錢的只剩下我……雖然他知道如果把我賣出去，就可以恢復事

Franklin A. Aron

業。但他毫無把我當作商品的心思。終於那菲爾蘭出現，說要娶我為妻。爸爸就一口答應我嫁給菲爾蘭」。女人吐了一口氣。面色突然變了，胸的起伏也劇烈起來，手緊緊捏著被單。

「別說話了，安靜躺著吧。」貝尼奧斯基已預感到女人的生命的結束了。

「菲爾蘭是個好人，有小孩一樣的心靈。雖迫我做賣春婦，還總跪在瑪利亞前祈禱，贖洗我底罪，還心誠我浮著眼淚。」

「但後來仍從你的手裡接過錢去，沒結束他的酒吧。」

「別那麼說……他是好人，假如我不作這行，我們倆人真的沒有路了。」

女人的聲音漸趨微弱，死神的呼吸濃厚了。在那閉了眼的象牙色的臉上

……女人一直還迴避著不敢直視現實。貝尼奧斯基迷離了。這轉善良的的女人，被剝奪了生命的女人，始終是一顆純潔的善良人……

「你會被赦免的」。貝尼奧斯基說。

「您絕對是畫裡的聖者能在你面前死，是多麼幸福……」女人用最後力

量，半抬起垂死的頭，伸出手來力要抓住裡上的畫，她的手欲抓住了貝尼奧

斯基的手，又漸漸鬆開，終於猛然落下被上，女人安詳地斷了氣。

晨曦中，貝尼奧斯基看見遠處那西班牙人的身影，他想起他底話。

「Soñor……買馬不？病弱的母馬！」

原刊載於《公論報》，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至二十六日